

徐良雄 主編

二十世紀寧波書壇回顧

·書法作品選集·

寧波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二十世紀寧波書壇回顧 / 徐良雄主編 . —寧波 : 寧波出版社,
1999. 12
ISBN 7 - 80602 - 345 - 3

I. 二... II. 徐... III. 漢字 - 書法 - 作品集 - 中國 - 現
代 IV. J292.2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52181 號



二十世紀寧波書壇回顧

——書法作品選集

徐良雄 主編

寧波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寧波市蒼水街 79 號 郵編:315000)

責任編輯 沈建國

裝幀設計 沈師白

杭州富春印務有限公司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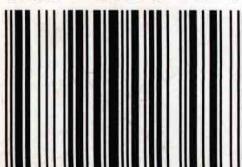
開本:889×1194 毫米 1/16 印張:10.25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2-345-3/J·25

定價:180.00 元

ISBN 7-80602-345-3



9 787806 023457 >

二十世紀寧波書壇回顧

——書法作品選集

編委會

顧 問:徐福寧 邵孝杰 盛昌黎

編 審:陳振濂 周時奮

主 任:孟建耀

副主任:周律之 李立中 董貽安
徐良雄

委 員(按姓氏筆畫爲序):

李 軍 金 鼎 洪可堯

徐炯明 陳啓元 鄭向東

賀宇紅 賀聖思 虞浩旭

趙維揚 巍烈沸

編輯部

主 編:徐良雄

副主編:趙維揚 洪可堯 虞浩旭

攝 影:金 鼎

裝 絲:王金玉 唐維淑

地域和社會造就的二十世紀寧波書法（代序）

周時奮

在二十世紀寧波的各種藝術門類中，書法是最具有特點和成就的藝術。這一評價，不僅僅是從狹義的地域文化的立場出發，我以為在這一文化命題的背后，有一段中國近代城市發展和城市心理演變的意味深長的縮影。正如寧波這座城市在南宋時期的倏然崛起，濃縮着中國古代城市運動的典型特點一樣。對近代寧波研究的典型意義在於，作為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這種率先“開放”的格局，對以後的城市發展究竟具有何種程度的影響力，而作為這一時期最有成就的書法藝術，正是這種影響力折射在社會審美心理上的反映。因此對於二十世紀寧波書法的研究，它的意義就不僅僅限於書法的本身，它應該還有更為深廣的學術價值。

“世紀”是一個人為的概念。它只是人們為了認識歷史而建立的一個坐標，一種以百年為單位的“純數字”的時間劃分。真實的歷史並不按這一劃分去完成它的軌跡。但是，二十世紀對於中國來說，是“近代化”最充分的階段，因而當我們研究這個世紀寧波書法，并揭示它的社會背景的時候，就自然地更偏向于“近代”性而並不是“世紀”性。

回眸二十世紀的寧波，如果留心觀察這座江南小城與書法的某些關係的時候，就會發現有些生成現象很值得去關注。比如為什麼這個世紀的前半葉，上海書壇的領銜人物多半是寧波人；比如為什麼寧波的書家幾乎都與商人有某些深邃的淵源；又比如為什麼寧波的書家中有不少是學者型的書家；再比如為什麼綿延千年的民間藏書之風悄然褪色而收藏書畫卻蔚然成風，等等。在對這些發生於二十世紀寧波書法界有意思的藝術現象作出研究的同時，也有必要對這座城市這一世紀書法的社會環境作一簡單的分析，以便從另一個角度去探尋問題的答案。

二

我們不能不首先提到十九世紀對座城市的發展走向及和書法有着直接關係的幾件大事。

其一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根據中英《江寧條約》寧波的對外開埠，這使寧波躋身于“五口通商”的行列。這一事件對寧波不但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在文化上，由於西學東漸而“捨灘登陸”，改變了本地的教學結構，一批教會學堂在把上帝和近代科學帶進中國教室的同時，也率先把硬筆書寫帶進了中國的課堂，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漢字書寫的實用性與藝術性的分流，為以毛筆書寫作為主要表現手段的書法藝術在寧波的獨立生成，起到了積極的催化作用。

其二是清咸豐十一年（1870年）寧波的商業和金融資本向上海的大轉移。這次資本轉移的直接契機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寧波的商業與金融資本為“避戰亂”而大量流向上海，其

深遠的意義卻是，寧波商人以“買辦業”為前導，在上海灘穩實地站住了腳。這以後，以“鄉誼”為主要紐帶，大批寧波人相互提攜到達上海。對於寧波商人而言，上海成了真正的“商場而寧波卻變為他們的“後園”；同樣，對於寧波的文化人而言，寧波僅僅是他們蒙讀的搖籃，而上海卻成為他們施展的舞臺。由於“鄉誼”的作用，文商提攜蔚然成風。有意思的是，文人對於商人能力的最起碼評價是要有“一手好算盤”，而商人對於文人基本評價卻是要有“一手好字”。近代的上海，是一座足以影響中國經濟和文化的城市，因此，借助上海使寧波商人和書家對中國的商業與書法產生影響的前提已經成立。

其三是同（治）光（緒）間寧波商業的再度繁榮，加強了與上海的商務聯系。由於寧波平原“地狹人廣”，務農、投身商業和通過進學而入仕，一直是這裡的勞動力的三大出路，從而形成了“農·商·學”並行的家族勞動力結構。這種結構在家族內部形成了農、商、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導致寧波商人的“儒”化和寧波知識分子的“親商”傾向。事實上，這種傾向還可以上溯到清初，由於明末浙東知識分子強烈的抗清情緒和抗清行為，使清朝在立國後的相當一段時期里，對以寧波為中心的浙東知識分子採取了嚴厲的控制政策，這就導致寧波的文人在仕途阻塞後，更弦易轍走向商界，這不但使寧波商人的文化質量得到了提高，而且在寧波商人的人格和個性情趣上表現出文商互補的傾向。這就是為什麼寧波的商人在事業有成之後，常常比其他地方的商人更多地資助文人、提攜文化、興辦學術、附庸藝術的一個原因，地域的文化價值趨向在這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們常常可以通過某些個案發現這樣的有趣現象，寧波商人在個人人格理想和價值趨向上，就本質而言，他們實際上仍然是文人。寧波巨商的後裔大多並非子承父業，而是往往被培養成為有學問的文化人。

三

本世紀對於傳統文化來說，有着深遠影響的大事首推科舉制度的廢除。由此，原先文人環繞着科舉的一切“實用”的行為與目標，比如經學研究、策對、詩文訓練、書寫功夫培養等等，它的有機整體性完全地瓦解了。這種瓦解，使原先“應試”中的有生命力的構成因素從科舉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成了獨立的學術和藝術。書法就是這樣的一門藝術。寧波本世紀的第一批書家如梅調鼎等人，起先都曾對科舉抱有熱切的期望。可以這麼說，這一時期能表現和鑑別文人品格與素質的，主要就是詩詞、文章和書法。這是文人區別其他人群的“絕技”。對於寧波的大多數文人來說，在科舉廢除後的出路主要有兩條，一是投身新學從事教學，一是投身商界經營買賣。在這兩者中，前者往往比較不容易，因為一則由“舊學”轉向新學有一個艱苦的適應和自我改造的過程，二則在辛亥革命前後一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新派學者在“捨灘”新學中，表現出更強大的優勢。這種新派學者對寧波這樣開放較早的地區來說，是並不罕見的。傳統文人在這一階段受到了痛苦的錘煉，一些在學術和藝術上有所造就的文人，就選擇了第三條路，那就是賣文鬻字。

我在這裡想特別說明的是，本世紀初的寧波書法並不全是輕松愉快的創作，書家們往往是為了生機而出賣自己的書寫技藝，從而獲得生存的可能，并以此保留文人獨立的人格。但是，書法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與商業合流了，而且為了有更多的商機，他們只能走向上海這一大市場這在當時文人的自我意識里，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對於寧波籍書家的群體發展來說，則絕對是一件好事，他們跳出了原先地域的封閉，從一個小城走向了中國的舞臺，走向了有可能獲得更大交流和更大作為的舞臺。

從寧波走向上海，進而以“上海書家”的面目到全國的各大城市，以至于海外，這以後似乎成為寧波籍書家的一條具有規律性的道路。這在寧波並不奇怪，因為社會百業中有許多行業實際上都走了這麼一條路。寧波人稱謀業上海為“出門”，而且在社會的價值趨向中，“出門

人”顯然地比居家而作的人更有志氣，“出門”似乎成了青年人追求上進和出息的主要標志；同時，有“出門人”的家庭，其社會地位也顯然比一般家庭要高。因而，在芸芸衆生趨之若驚地奔向全國各大城市的時候，夾帶了有書法成就和潛質者，這是不足為奇的。這種社會心理態勢，造成了寧波書家大量的“牆外開花”現象。確實，本世紀的寧波書家，有成就者大多活躍于外地而並非本土。

對於包括書法家在內的寧波藝術家群體的流動軌迹，并不是單一地外向的，他們往往是來來去去地流動于家鄉與客鄉之間，這就使寧波本土的書風始終具有一種開放的品格，而且不斷地獲得廣泛的交流。造成這一格局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是對本世紀的寧波來說，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戰爭。民國初期這里是“皖系”和“直系”兩大政治勢力相互消長的地區，加之浙人的獨立意識導致的以軍事獨立來實現“浙人治浙”的理想，因而戰爭以及戰爭帶來的恐慌，常常如陰雲籠罩在這塊土地之上，這是文化人和書家以“外流”為主的時期；北伐戰爭以後有十年左右相對穩定時期，寧波的經濟、文化獲得了較為顯著的復蘇和發展，這一時期培養了本世紀的第三階段的文化人和書家，如沙孟海、潘天壽，為他們在青年時期的藝術奠基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抗日戰爭的前期，由於寧波處于非戰略區的地位反而出現了一段畸形繁榮的日子，以上海的寧波巨商為主體的寧波同鄉會，把大批噤若寒蟬的外地同鄉紛紛接應回鄉，本土文化一時反顯繁榮；一九四四年淪陷前后，則再一次地向上海“復歸”，直到解放戰爭結束，才回到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這種來來往往的藝術人口遷移中，包括書法家在內的藝術家本身飽嘗了艱辛，但是藝術的本身卻不斷地獲得交流與融合、撞擊與互補。這是寧波本世紀第二代書家所際遇的十分特殊的社會條件和環境。

四

衡量一個地方的文化或藝術的成就，往往不是以“平均海拔”而是以“主峰”的高度，因此，代表人物的文化藝術成就就顯得愈為重要。正如陳振濂先生在對於本世紀寧波書法及其代表人物研究后，所作出的三個時段的劃分。第一階段，以梅調鼎為代表，其時還有章楨、章鑒、沈衛、嚴修等人，他們是一批帶着“遺老”的心態，而有成就的主要的書法活動則在民國期間的書家；第二階段書家以馮君木、錢罕為代表，包括陳訓正、趙叔孺、高振霄、馬衡、葉恭綽等書家，這一代書家的社會背景變化跌宕，新舊觀念交替代序，但是對寧波書法的繼往開來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階段的書法家以沙孟海為代表，其間著名的尚有吳澤、朱復戡、秦康祥、張魯庵、潘天壽、陳訓慈等人，他們是本世紀寧波書壇最有影響的書家群體。從這些代表人物所構成的坐標中，我們大致地看到了本世紀寧波書壇的質量與影響力。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建國后寧波本土的書法活動。“建國后”在時間上的概念即是本世紀的后五十年，它基本上又可以劃分為“前二十七年”和“后二十三年”兩個階段。

前二十七年對於寧波本土書法來說，是一個重新醞釀和積聚期。在這一時期里，就社會認知而言，書法的獨立審美意義基本上被忽視，書法淹沒于文字的表意功能中，如果說它的社會意義還沒有被徹底地否定，則主要是因為它可以成為表達政治概念的工具。書法與書寫、審美與習字已經混淆成一個十分糊塗的概念，更無法涉及書家的個人風格、流派。由於地域的文化傳統使然，這一時期的書法意識仍然在一些頭腦清醒的人們如周節之、周律之、凌近仁、丁乙卯、張星亮等中間頑強地保留着，主要地表現為這些有識之士執着地將書法視作一門藝術，着重於保存傳統，使之綿延繼承，并緩慢地積聚和發展着。有意思的是，在“文革”的后期，一些懶惰於極左政治的“逍遙派”群衆，開始注意到書法活動對於精神生活的積極意義，并可以以此作為消磨時日的一種方法，於是，研摩書法的興趣在一定的範圍內暗然滋長，“純藝術”和“純審美”的趣味悄然萌生。這一現象實際上暗示着一個新的過渡時期的誕生，它不但

具有積極的承啓意義，而且為“文革”結束後書法藝術的迅速復興開始了它的奠基。

當中國結束“文革”後，書法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門類，很快被社會所認同和重視。在寧波，首先是民間自發學習書法熱情的高漲，隨之出現了遍地開花的業余書法教學班和中小學作為“第二課堂”的書法興趣小組，以教學面目出現的書法活動，不啻是培養後來者，教師本身就成為書法藝術的直接實踐者和傳播者。寧波的這些熱烈的書法活動，除了傳統的文化精神在內中所起的作用之外，還有一個幾乎帶有共性的原因是，寧波後學對於作為寧波籍的書法大家沙孟海的追慕，他們因此引以為楷模和光榮。這裡，除了沙孟海的書法成就外，還有他的人格因素，而沙孟海本人也一直以為寧波人而感到自豪，并與故鄉始終保持着比較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寧波的地方官員和有成就的企業家中也不乏對書法持有熱情者，這在無形中似乎表明了“上流社會”對於書法藝術的價值趨向，并在一定的範圍內行變為一種社會“時尚”。這時候，有一個新的契機給寧波的書家以更大的藝術自信心，那就是寧波成為國家的“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這在包括書家在內的市民公眾的心目中產生了跟隨城市一起“升格”的自豪感，并自覺到有一種對於中國應有更大作為和影響的責任感。一個最直觀的事實是，寧波的書法界獨立地成立了“書法家協會”，而在此之前，都是書家以個人身份加入省協會的行列。這種自豪感所產生的直接效果是鼓舞了寧波書法家的藝術膽魄和藝術想象的自信心，尤其推動了青年書家對藝術品格的更高追求，以及藝術風格的個性化和多樣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近年來，寧波青年書法家的群體已經形成，作為本世紀第五代書家在全國開始產生影響。

值得提出的是本世紀寧波書家對於中國書法理論的貢獻。理論的成熟是藝術成熟的重要標志，也是書法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重要標志。從五十年代起，沙孟海就致力于書法理論的研究，并把書法作為一門真正的藝術學科在浙江美術學院開設了專業系科。這以後寧波籍的青年書家陳振濂教授，秉承了導師沙孟海的指導思想，拓展了書法理論的研究領域，從書法史、書法技法、書法審美、書法教學、書法交流比較，直到整個書法學理論的建立，在中國的書法史上第一次構建了一個龐大而完整的書法理論體系。陳振濂似乎是又一個標志，他的地域文化意義就在於，他不但標志着青年一代的寧波書家在濃鬱的故土書學傳統的激蕩砥礪下，所作出的一次重大的質變和升華，而且還在於他以豐厚的學術成果，完成了本世紀中國書法從近代技法傳統走向現代理論自覺的歷史使命。只有在這個時候，寧波人才意識到已經有資格可以說出一個久藏心間的感覺：這個使命似乎本來就應該由寧波書家來完成。

五

跌宕繽紛的這一世紀已經接近了它輝煌的尾聲。寧波的文化界在考慮以何種方式和載體來慶祝世紀之交到來的時候，自然想到了可以在本世紀引以為驕傲的書法藝術，決定用一次“寧波書壇百年回眸”的活動，讓這座城市在濃鬱的書馥墨香中完成世紀的交接。這個活動包括衆多的回顧展覽和一次認真的理論研討，并且出版一本有理論份量和學術價值的紀念文集。這一活動由寧波市文化局和寧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袂發起，并由天一閣博物館、寧波市書法家協會和沙孟海書學院共同承辦。這絕對是一件富有積極意義的好事。這本作品集經過近一年的努力已經出版，在奉獻給讀者的時候，我們衷心希望不違初衷。

一九九九年十月 于聽雨齋

目 录

盧友炬	八言對 行書(1)	江義修	手卷 行書(40)
童華	橫批 行草(2)	釋太虛	七言對 草書(41)
范多璜	七言對 行書(3)	毛宗藩	七言對 行書(42)
孔傳詩	六言對 行書(4)	張原燿	立軸 行草(43)
陳受頤	七言對 行書(5)	張琴	五言對 隸書(44)
張家驥	立軸 行楷(6)	虞和德	鏡片 行書(45)
嚴信厚	七言對 草書(7)	王禹襄	十一言對 篆刻(46)
趙有淳	八言對 行書(8)	馮升	七言對 行書(47)
楊泰亨	七言對 行書(9)		七言對 行草(48)
陸廷黻等	橫批 行書(10)	王崑玉	立軸 草書(49)
梅調鼎	四條屏 草書(11)	趙時樞	五言對 行草(50)
	八言對 行書(13)		八言對 行書(51)
張嘉祿	立軸 行書(14)		扇面 楷書(52)
毛琅	中堂 行草(15)		鏡片 行草(53)
沈湛	八言對(16)	范賡治	四條屏 草書(54)
童遜祖	八言對 行書(17)	趙時模	七言對 篆書(56)
釋敬安	八言對 隸書(18)	章間	七言對 行書(57)
李漢章	七言對 行草(19)	趙潤	立軸 隸書(58)
楊積芳	手卷詩稿合裝 行書(20)	陸寶慈	七言對 草書(59)
陳修榆	四條屏 草書(21)	竺慶祥	七言對 行書(60)
王榮商等	四條屏 真篆草隸(22)	陳時夏	七言對 行草(61)
戴鴻祺	八言對 行書(24)	崔錫疇	鏡片 草書(62)
莊崧甫	五言對 行書(25)	高振霄	七言對 行書(63)
王燾	四條屏 小楷(26)		手卷生曠記 行書(64)
章棟	橫批 行草(28)		立軸 行草(66)
范多璘	六言對 行書(29)	葉恭綽	小字鏡片 行草(67)
嚴廷楨	立軸 草書(30)		七言對 行書(68)
張美翊	八言對 行書(31)	錢罕	七言對 行草(69)
王謀道	四條屏 隸書(32)		四條屏 草書(70)
馮毓孳	七言對 行書(34)	馬衡	立軸 篆書(72)
謝克桐	手卷小字 行書(35)		七言對 行書(73)
	四條屏 草書(36)	葛暘	五言對 行草(74)
	七言對 草書(38)	張綱伯	小字鏡片 行草(75)
	四聯中堂 行書(39)	馮孟頤	扇面 小楷(76)

蔣夢麟	七言對 行草	(77)
陳康黼	八言對 行書	(78)
釋澹禪	七言對 行書	(79)
潘天壽	橫批 草書	(80)
	立軸 鐘鼎文	(81)
	立軸 草書	(82)
吳澤	十一言對 行書	(83)
張延章	十四言對 行楷	(84)
崔凌霄	七言對 行書	(85)
朱復戡	扇面 隸書	(86)
	鏡片 草書	(87)
沙孟海	中堂 草書	(88)
	立軸 草書	(89)
	七言對 行草	(90)
包稚頤	立軸 草書	(91)
凌近仁	鏡片 草書	(92)
沙匡世	立軸 草書	(93)
張令杭	七言對 行草	(94)
秦康祥	蘭亭拓片題跋	(95)
厲國香	中堂 楷書	(96)
丁乙卯	立軸 篆書	(97)
	立軸 鐘鼎文	(98)
張莘良	立軸 行書	(99)
	七言對 行草	(100)
鄭玉浦	橫批 行草	(101)
	立軸 草書	(102)
周節之	立軸 隸書	(103)
	立軸 篆書	(104)
高式熊	立軸 草書	(105)
	扇面 小楷	(106)
魏樂唐	五言對 行書	(107)
沙更世	中堂 行書	(108)
曹厚德	立軸 草書	(109)
沈元魁	立軸 行書	(110)
周律之	十六言龍門對 行草	(111)
	五言對 隸書	(112)
	立軸 草書	(113)
	立軸 草書	(114)
	立軸(局部) 草書	(115)
	七言對 行草	(116)
	立軸 草書	(117)
	中堂 草書	(118)
	扇面 小楷	(119)
	立軸 甲骨文	(120)
	五言對 漆書體	(121)
	立軸 草書	(122)
	長卷 草書	(123)
	立軸 草書	(124)
	立軸 草書	(125)
	立軸 小楷	(126)
	立軸 草書	(127)
	四條屏 草書	(128)
	五言對 隸書	(130)
	立軸 草書	(131)
	立軸 隸書	(132)
	立軸 草書	(133)
	立軸 草書	(134)
	立軸 草書	(135)
	立軸 草書	(136)
	錢路	
	手卷 草書	(137)
	張忠良	
	立軸 草書	(138)
	陸愛國	
	立軸 草書	(139)
	王三五	
	立軸 草書	(140)
	李彤	
	七言對 鐘鼎文	(141)
	馬國慶	
	中堂 草書	(142)
	二十世紀寧波書法家傳略	(143)
	編后記	(153)

子業先生書之

枕經籍書征召年歲

登山臨海雅好琴文

董壘友炬



盧友炬 (1820—1908)
八言對 行書 紙本
180.8×39

然則大教之興基
乎西土騰漢庭而
暨漢室東域而流
慈者者弘衍而布
之時言未駛而成
化者常現者一世
民仰之而知道在
乎晦躬歸真遵儀
越世全容掩色不鏡
三千之光燭宇宙
留空洞四之相應是
燭之廣被無含類於
三途遺訓追宣導
華生於天地而真
教唯仰莫依一其
首歸曲學易道
耶心於鳥迹机
臨奉

郭侯元方家公正

孫承澤

童華 (1820—1900)
橫批 行草 紙本

有子二兄大人屬

簾外玉風飄柱子

案頭筠管長蒲蘆

范多璜

印

印

范多璜 (1820—1909)
七言對 行書 紙本
134 × 31.8



孔傳詩 (1820—1910)
六言對 行書 紙本
113.5 × 22.9

積甫七兄姻世大人欽正

孝弟慈一家模範

詩書禮百代箕裘

尺珊瑚弟陳受頤

陳受頤 (1820—1911)
七言對 行書 灑金紙
126.9×30.6

僉議此邊名為小戒標相永定莫無疑惑于是獲珍
鷺之嘉士無召自來得草結之英賢不期而會數逾
一百行道三旬共整頸珠俱備趺足 节臨李北海書

韻士仁二兄同年大人清属即希 正枕慕槎弟張家驥



張家驥 (1821—1908)
立軸 行楷 紙本
129.5×29.8



嚴信厚 (1828—1906)
七言對 草書 瓦檔紋紙
129.2×29.9



趙有淳 (1831—1900)
八言對 行書 彩印紙
173.5 × 34.4